

第四十四回 王少甫具表伸冤 元城侯通番陷眷

卻說皇甫敬又謂兒女曰：「劉捷通番，可速差官奏聞天子，方無後患。」王少甫稱是。不覺天曙，父子各梳洗飽餐，不表。

且說衛振宗昨夜與女姪相會，亦是家宴，韋勇達、勇彪細說前事，囑伊父不可漏泄女扮男裝之事，在船許多不便。衛振宗暗喜女兒姪兒有志，不表。

天明，老元帥升帳，眾將參見畢，旁立兩旁，王少甫坐在旁邊。皇甫敬領女兒對韋勇達曰：「拙內小女受將軍救援之恩，真是天高地厚，理當拜謝。」父子姊弟一齊跪下。衛振宗父子亦皆跪下，曰：「同病相憐，理所當然。蒙老元帥父子姊弟如此厚禮，豈不折殺小將父子陽壽。」兩下對拜而起。皇甫敬又向熊浩曰：「將軍仗義收留小兒，後又感蒙指點訪仙，方得立功，父子才能相會；卻累將軍夫妻分散，恩同再造，當受我父子一拜。」說罷，三人一同拜下，慌得熊浩手忙腳亂下拜曰：「此乃老伯、賢弟、賢妹感動天地，故立奇功。小姪受恩不小，再蒙恩禮，豈不折壽。」兩下對拜，小姐方退入內。老元帥令備酒，與眾將賀功暢飲，擇定五日後班師，眾官軍大喜，直飲到天曉方散。

是晚皇甫敬父子具下班師捷表，王少甫姊弟另具辨冤表一道，將劉捷通番書信並劉奎璧親筆供狀封入表內；另備一封其後，票知鄺大人，細說征番事情，並捉獲通番私信奏主等因。到了次早，喚熊友鶴囑曰：「付爾快船一隻，星夜進京，先見鄺恩師後方奏主擒捉劉捷。須當趕緊，不可遲延。」熊洽帶了表文下船；連夜趕緊而去。

光陰似箭，早到班師日期，神武道人同丹山燕前來餞行，老元帥各飲三杯辭別，吩咐不必遠送。元軍發起三聲炮響，鼓鳴金，向海中而去。神武道人方對丹山燕曰：「煩駙馬回奏主，貧道就此回山煉道，不得回去告別。」丹山燕方欲苦留，人已駕雲無蹤。丹山燕只得收拾戰船人馬，回朝繳旨。百花感念中原元帥父子大恩，真心歸降，不表。

且說先鋒官熊浩不上十日，船到登州水關，水關盤潔，稱奉元帥將令，回京奏事，並不說是班師事情。水關驗明表文，釋然後放行。船到港口，將船交與水哨，自己即帶乾糧起岸上馬，星夜奔回北京。水哨問及水手，方知王元帥即皇甫少華改名，父子相會，即忙報知殷總兵，轉報省城文武。巡撫彭如澤大驚恐皇甫敬回朝，證出冒奏之罪，忙寄書進京，報與劉捷提防。此書到京，劉捷已先敗露，因此毫無益處。當下彭如澤趕到海口候接，眾官亦到。

又過數日，王元帥大軍已到，船停海口，大軍陸續起岸，皇甫敬一見巡撫，以禮相待，只說些套話。大軍來到登州城安營。巡撫已知皇甫敬是王元帥之父，便備酒慶賀。原來大軍上岸時，王元帥密令十偏將，把劉奎璧囚車遮密，藏在車中並押奏賽寶並六十餘名水手起身。劉奎璧一向禁在艙中，並細外邊事情，及知王少甫乃是皇甫少華，且父子相會，自料命難保，連父親亦必受累，只是無計可施。於是日，皇甫敬同了兒女，來到殷耀先衙門，拜謝照顧家眷之情，然後來見尹夫人。夫妻母子，抱頭啼哭，各訴往事。皇甫敬著四名家將、二十名軍士，多發銀兩，來早備車，先送尹大人進京，在令弟尹上卿署內，免得混雜。尹氏歡喜。皇甫敬同兒女到驛館安歇。

次日：將各船交還彭巡撫收管，大軍起程，一路號令嚴明，市井不驚，趕緊回京，不表。

且說左先鋒熊浩一路披星戴月，馬不停蹄，至六月二十八日未刻到京，直至右求相府前下馬，投呈稟帖。鄺明堂夫妻同梁相夫妻正在後堂議論家務，女婢向前呈上其折曰：「啟上姑爺，外面有征東王元帥所差先鋒官熊浩，說有機密軍情，要見姑爺面其。」鄺明堂看過折，吩咐請進。門官傳進，熊浩從東閣門進到後堂。鄺明堂令從人盡退，熊浩上堂跪下曰：「恩師在上，門生叩見。」鄺明堂急忙扶起曰：「年兄何必如此過禮，請坐，有話說來。」熊浩告罪，請安畢，坐在旁邊。鄺明堂問曰：「年兄隨征到此，莫非班師否？」熊浩回顧無人，方拱手答曰：「正是班師回朝。」鄺明堂一聞班師，喜得心花俱開，忙問曰：「怎能如此迅速班師？」熊浩細將皇甫少華改名，並交戰取勝，夜捉通番私書，及番軍被擒，皇甫敬將帥回來等情稟明，隨即呈上表章。

鄺明堂將捷表、辨冤表收下，即拆開某啟觀看，內面寫得甚是詳細，喜得眉飛色舞，對熊浩曰：「年兄等立下不世奇功，面君之時，必然封侯拜相。今晚可在舍下安歇，不可漏泄；來早將捷表奏上，然後獻上辨冤表，使劉捷迅蓄不及掩耳。」熊浩稱謝不已。鄺明堂令家人帶熊浩將軍往客房歇息，另備酒席款待。

鄺明堂帶書進內，與梁相等同坐。梁相問曰：「熊楷到此何干？」鄺明堂撤退下人，即把書啟獻上曰：「請看便知。」素華即忙向前，同梁相夫妻看過，心中暗喜，遂即坐下。梁夫人曰：「此表一上，劉侯全家難保。三年之間，滅者興，興者滅，真是世情如春夢。」言訖，連聲長歎。梁相曰：「此正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是晚，素華密向明堂恭賀曰：「小姐終身，今乃定著。」明堂曰：「朝廷正在重用下官，今薦賢有功，一定高升官職，教我怎能換裝？」素華曰：「且待班師後，再作商議。」到了四更後，明堂起身，吩咐熊浩：「侯帝坐朝，方可奏聞。」自己進入朝內。不須臾，已到了五更三點，成宗臨殿，群臣分班站立。文武奏事畢，明堂出班奏曰：「臣前薦平東大元帥王少甫征番，今已得勝班師，特令左先鋒熊浩奏捷，正在門外候旨定奪。」帝令宣進午門。熊浩進殿，俯伏朝見，口稱：「征東左先鋒熊浩，奉征東大元帥王少甫奏捷表道，現已班師，請龍顏親視。」帝聞得班師，笑顏遂開口曰：「卿可平身。難得卿等將帥齊心，剿滅番寇；其功不小。」令內監取表，御覽畢，大喜曰：「原來王少甫如此能幹，不滿半載，已就班師，盡是鄺兵部薦賢得士之功。」明堂奏曰：「此皆陛下洪福齊天，又是王少甫忠心為國，眾將協力相助，臣何干？」帝曰：「若非卿奏掛榜招賢，用心取士，番寇怎得迅速平靜？卿雖過謙，朕當將卿擢升，顯爾才能。」鄺明堂連稱不敢，退回朝班。

熊浩再取奏表，跪下曰：「垂王少甫還有辨冤表道。」帝疑惑詞曰：「王少甫有什麼辨冤表？」令內侍取與學士讀。內侍取表，交與當日翰林院官開封，熊浩站在一邊。翰林官高聲讀表曰：

征東元帥王少甫即罪臣皇甫少華，同靖國孝女皇甫長華稽首叩首，冒死上言，謹奏為與父辨冤事，竊臣父受國屢於兩世，唯報效而忘生，豈叛逆於一時，遂含慚以不死？竊思陛下御極之初，臣父都督雲南，臣等亦隨任在鎮。其時有告假尚書孟士元之女，貌美而方高；托市政使司秦為媒往說，恰遇元城侯次子劉奎璧托其故舊鴻臚寺卿顧宏業求親，兩家不約而何。孟士元設計，以錦袍繫於柳枝，復以金錢相壓，如能一箭射柳枝，二箭中錢眼，三箭斬繫袍者，即披袍而歸，擇吉行禮。臣與劉奎璧同往於孟園比箭，臣思姻緣前定，何妨先人而後己，遂讓劉奎璧先試。彼中二箭而退，臣幸三箭不虛，披袍而歸，已聘孟女。不意劉奎璧心懷不仁，此後

與臣交好愈深，臣亦無疑而益敬。於清和夏曰：約臣泛舟於昆明池，至晚亦不及入城，留宿私家花園小春庭內，密托僕人江進喜，乘夜舉火，以報私仇。不期伊之外祖母忽然病故，而奎璧與母同往奔喪。其時臣方獨坐之際，有奎璧之異母妹燕玉，偕其乳母江進喜之母，同至小春庭。臣問其來意，彼乳母訴云，其子素性孝，有事必請母命而行，已將奎璧之謀，密地漏泄，並言燕玉已故生母吳氏夢囑云：明晚當有貴人至舍，爾須解其急難，托以終身，日後夫榮妻貴。故至小春庭報信，兼訂姻緣。臣再辭不信，即為暫允，走避元覺寺，移時即見劉宅有回祿之災，宵兵惶恐往救，至三更後火光乃滅。臣未歸之前，有隨從家人並奎璧所差家丁先報臣父，驗看並無骸骨，追究不明，遂帶江進喜回署勘問，得悉一切縱放等語。適臣回家，明白訴諸父母，其時不即奏陛下者，蓋為通家之情而隱惡揚善故也。豈意劉奎璧陰謀既路，恐臣叩闕；竟以私書達伊父元城侯劉捷，舉薦臣父征東，臣弟遂同母歸鄉，住於湖廣江廢縣。未幾，全家即遭拿解。古云：『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不忠。』臣本不應逆旨潛逃，唯欲昭雪父以圖今日耳。臣姊長華，同母解京，路由吹臺山經過，即遭勇達部下所劫，本欲自死，因其是先鋒衛煥之子，同逢患難戎孫欲救父伸冤，故暫居山以待天時。雖買馬招軍，無非欲全盡孝。屢逢天兵征討，但擒劉奎璧，親筆招成，已立供狀云，因仇舉火，托父薦賢，並陷忠為叛，奪臣前婚，孟氏投池，復圖謀於臣姊等情。臣遂存其供狀，以作日後為憑。旋蒙聖掛榜招賢，拔臣為武狀元征東元帥，復降旨撫招吹臺山，臣不瀝血披肝，以圖報效。臣跨海征東，夜遣右先鋒韋勇達密。番國人馬，察其遠近，以備進取。勇達觀風之際，忽有一人為秦賽寶，駕坐小洋船乙詐稱販貨。右先鋒問明情節，方知是奉元城侯密書，使到番國投遞私書。臣遂開緘視之，內云大元帥王少甫、先鋒韋勇達是皇甫敬、衛煥之子，若到緊急難之際，竟將英文縛出將斬，王、韋等父子悶心，便就不降，必退矣。此乃元城侯劉捷親書，陰謀如此，誤國欺君。臣將秦賽寶留住，以作見證。今番國已降，並送臣父與衛煥同回，可憐三載牢獄之災，形狀不堪，難以盡述。臣父等本非投降番域，謹呈冤表，以訴三載沉冤。恐天下不信，現有國舅供狀和劉捷私書為證。倘蒙聖明去偏私而斷曲折，以使臣門父子得忠孝之名，則感陛下天恩，銜結萬世矣。特此泣奏。

當下成宗天子聽罷，看了供狀私書，龍顏大怒，大喝：「劉捷何在？」且說劉捷在班中，聽得讀表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及聞呼喚，只得寒抖抖跪下曰：「老臣在此。」成宗大罵曰：「老賊縱子為惡，卻又冒奏皇甫敬將帥降番，陷入於不忠，自己反已降番，欲獻朕江山。」劉捷奏曰：「臣有子，何愁無媳，哪有爭婚事情？皇甫敬降番，乃山東巡撫所奏，與臣無干。」帝站起身，將通番私書擲於地上曰：「老賊，睜開狗眼，看此書乃何人筆跡印記？」劉捷肘膝向前，拾起私書一看，果是自己筆跡印記，急得滿身流汗，連連叩頭曰：「實老臣該死，望陛下念及先皇后面上，饒赦老臣蟻命。」帝曰：「朕待爾不薄，爾為何要將朕江山獻於番寇，卻是何意？」劉捷叩頭訴曰：「臣實因察出王少甫、韋勇達來歷，恐其父子回朝報怨，故假手於番寇，害死王少甫等，免其報怨，非真心欲獻江山，乞陛下詳察。」成宗喝曰：「老賊既敢叛逆，傳旨武士，速上鐐銬囚禁。」一面著吏部刑部大臣，帶御林軍擒捉劉捷至親人口，收禁天牢，家產沒收入庫，並細查府中，有甚犯法書信禁物，不許沉匿。二部大臣一齊起身。劉捷雖有許多相好大臣，事關叛逆，誰敢多言。

且說刑部、吏部領了五百御林軍圍住劉府內查點，只有淑娘有子，並杜含香有子，二人拘禁天牢。其餘家人女婢侍妾，盡行趕出，搜沒財物。吏部官在書匣內搜出二封密書，一乃劉奎璧在雲南教父害皇甫敬，以便奪婚，一乃山東巡撫彭如澤回覆劉捷，稱皇甫敬實被番軍擒獲不降，伊奉囑托，冒奏其降番，以為響導，即係叛逆，國丈恨氣可消，理合回覆。吏部對刑部曰：「彭如澤受人囑托，陷忠為叛，理所不該，此書合當奏主。」刑部官稱是，令武士押解財物上殿，拿了封皮，封鎖府門。二部上殿繳旨。

未知如何決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